

残剑断魔魂

上

诸葛紫烟 著



沈阳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长白天池	杀机陡起	(1)
第二章	深仇大恨	死里逃生	(25)
第三章	冰雪剑法	恩师遭难	(48)
第四章	紫衣仙子	天池怪物	(73)
第五章	一见倾心	喜得神功	(94)
第六章	古寺喋血	江湖险恶	(115)
第七章	峨眉女尼	残暴至极	(137)
第八章	古道热肠	塞外双鬼	(165)
第九章	险象环生	身中奇毒	(184)
第十章	九死一生	兄弟三人	(205)
第十一章	扑朔迷离	黑心寡妇	(233)
第十二章	顶碗少女	采花淫贼	(254)

目 录

第十三章	千古奇冤	法场救美	(271)
第十四章	羽毛留书	柳叶逞威	(292)
第十五章	人为财死	林中比武	(310)
第十六章	坐怀不乱	强行交易	(334)
第十七章	错综复杂	明争暗斗	(353)
第十八章	神秘花船	各显神通	(369)
第十九章	异峰突起	红粉生怨	(392)
第二十章	消魂草屋	无情辣姬	(409)
第二十一章	奇珍异宝	谁发密令	(436)
第二十二章	红衣宫主	柔情蜜意	(457)
第二十三章	地下迷宫	陷进石窟	(476)
第二十四章	此恨绵绵	奇人奇事	(499)
第二十五章	单厢情深	旧仇新恨	(518)

目 录

第二十六章	一时冲动	铸成大错	(537)
第二十七章	无乐师太	灵药怪叟	(558)
第二十八章	高深莫测	天鹅玉女	(577)
第二十九章	双剑合璧	威力无穷	(595)
第三十章	阴谋得手	石半成亲	(611)
第三十一章	水上风云	五阴夺魂	(633)
第三十二章	独行和尚	解开谜团	(656)
第三十三章	玩毒仙姑	风波迭起	(683)
第三十四章	母子相遇	阴差阳错	(707)
第三十五章	人皮天灯	自露原形	(728)
第三十六章	封锁水面	同仇敌忾	(756)
第三十七章	报仇雪恨	正邪分明	(780)
第三十八章	生死搏斗	爱恨交织	(804)

第二十六章 一时冲动 铸成大错

梅有刺见文江海和马兰亲亲热热，心里好不难过，她醋意大发，不顾一切地在江边奔跑起来。

她想跑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好好地大哭一场，把心里的憋屈和愤懑全哭出来。她还想到深山老林中找个尼姑庵，削发出家，伴青灯古佛，念贝叶梵经，伴以后的岁月。

江水在她的眼里呈现灰色，沙滩是灰色，天空是灰色，一切都变成了灰色。

说心里话，自打见了文江河，她就爱上了他。即使没有救命之恩，她也爱他。

她是个心直口快的女孩子，曾坦白地对文江河说出自己的爱慕之情，而且表露于外，并不掩饰。

但是文江河始终没有接受她的爱，她现在才知道他已经有了心上的人，所以才对自己冷淡，这冷淡大大伤了她的心。她不愿把幸福让给别人，可又夺不回来，只好一走了之。

尽管如此，她还是爱着文江河，而且是真心相爱。一想起母亲将自己托付给文江河，她以为幸福已经被自己抓住了，那一刻产生的羞涩、兴奋和感激，长久地在血液中沸腾，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息。

不幸的是这一切全是一厢情愿，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给

自己留下，命运太残酷无情了。自己在文江河眼里并没有位置，渺小而无所谓。他心里只有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到底是人还是魔鬼啊。

文哥哥，她呼喊过多少回文哥哥，没有文哥哥，就没有自己，只要为了文哥哥，献出自己的生命、灵魂，甚至一切都在所不惜。可是什么机会都没有了，只能一走了之。

一个女人，只能爱一个男人，别的男人再好，也不想去爱，她非常固执地信守这个原则。

她本来想死，但一想到妈妈，还有惨死的爸爸，死心就打消了，因为有孝道要守，有仇要报，人死了，心愿未了，在九泉之下，也不安宁。

她往前走一段，就离文江河远许多，心里的痛苦也增加好几分，在失恋的路上，很难把握理智，有悖人情的事往往会做出来。

跑累了，她就走，没有目标地沿着江边走。

江沿很荒凉，没有人，只是江上有条小船，与她并行。她跑船则加速，她走船则减速，那船与她始终保持相等的距离。

她开始并没在意，江中飘动小船，本是正常的事儿，但时间一长，她便觉得不大对劲了，这船为什么总跟着自己啊？

此刻太阳已经降落，夕阳西下，漫天飞霞，霞光铺在水波流动的江面上，泛起一片金色，灿烂夺目。

霞光映在她的脸上、身上，她也显得很娇媚。

可惜的是她心情不好，她讨厌那夕阳反射在水面上出现

的强光，于是便将身子侧过来，不再看江面，那小船也就离开了她的视野。

就在她侧过身子的时候，一条人影从小船上飘出，脚下没有一枝一叶，那人影贴着水面前进，瞬间便上了岸，来到她的背后，稳住身形。

她本来也有听风辨位、可知飞花落叶的奇异功能，只是心里塞满了失恋的痛苦，头脑里完全是文江河和马兰在一起亲密的情景，有点走火入魔，所以才没有发现有人到了身后。

沙滩很松软，一踩便留下个脚窝，她身后留了一大排脚窝。

晚霞落在沙滩上，满眼黄色，不见人踪，好个无边的荒凉世界。她叹息一声道：“我的命好苦呀。”

身后竟然有人回答道：“不是你命苦，而是我有福。”

她一回头，见一个秃眉塌眼尖下巴，脸上有条刀疤的中年男人走过来，说他是走，还莫不如说是飞，因为脚没沾地，身后半个脚印也没有留。

她被惊住了，女人特有的敏感告诉她来人决非好人，从那一脸煞气可以断定。想躲避是不行了，沙滩一望无际，不用说人，就是一只鸟也藏不住。要找人帮忙也不可能，文江河和司马冬离自己太远了，喊破嗓子也听不见。走来的人武功肯定比自己高，从那惊人的轻功可以看出。

那人已经到了面前，紫色的长袍被风吹得轻轻飘动，两道冷酷的目光射过来，他发出很威严的命令：“跟我走。”

她虽然知道来人不好对付，可不想听从摆布，身形冲天

而起，升起两丈多高，向右一转，掠出好远，还没等落地，手上出现一柄软剑。

这一手无论是身法、动作、姿式均很高明，一下子就摆脱了被动局面，她大声问道：“你何人，敢对姑奶奶无礼！”

那人大笑起来，笑声很怪，像用锐器划石板般刺耳，而且是有意显示内功深厚，笑声连续不断：“哈……哈哈……哈哈……”

这笑声，她实在承受不住，如同无数尖锥扎肉，心头狂跳不止，身子颤抖起来。

她用力控制着自己的神经不被这慑魂的笑声摧垮，她竟恨起自己到了关键时刻为什么如此无用，连敌人的笑声都抵挡不住。不过她神智清醒，心中在考虑着如何对付这个人，要先动手，先下手为强。

那人笑了一阵，才说道：“我是勾魂公子佛不收，你的魂我是勾定了。”

她朝佛不收的面部连刺三剑。

佛不收认得那剑是软剑，看去轻飘飘，软颤颤，实际削铁如泥，但他没有还手，而是躲避，避过去了，再出招才有威力。

她的剑落空了，身子无意地朝前了，与佛不收相距仅有三尺远。

佛不收冷笑一声，右掌在上，左掌在下，手心朝前，注满真力，缓缓推出，看去平平常常，像练功差不多，没有什么威力。

她见佛不收外露的掌心冒出黑气，心中大吃一惊，这是厉害无比的黑沙掌，硬抗势必震碎内脏，难逃活命。没有丝毫考虑的余地，她身子再次跃起，避开这掌再说。

她号称雪地凤凰，轻功相当高明，双臂张开，如同凤凰展翅，在空中停了好大工夫。掌风从脚下扫过，沙子打起旋，转眼出现一个大坑，那飞起的无数砂粒，遮天盖日，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

佛不收没想到梅有刺能躲过自己一掌，这女孩子的轻功在武林中是绝对上乘的，要想擒住，还得费点手脚。他没等梅有刺身子下落，便又推出一掌，这掌比刚才那掌更缓慢，如同推磨一般沉重，发出裂帛般的声响。

梅有刺双臂在空中张着，鲜红的衣服鼓满了风，在空中巧妙地运起真气，要停留的时间长些，掌风完全过去再下落。她没想到佛不收又推出一掌，掌风用难以形容的强力朝身子袭来，她再也无法稳住身躯，整个人在空中打起旋来，而且脚朝上撅起，头像重物一般下垂，朝沙坑落去。

佛不收发出得意的笑声：“你还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

梅有刺正在下落时头脑是清醒的，知道要是被佛不收擒住，那是没个好，不死也得受尽侮辱。她借身子下落，头朝下之际，把手往沙坑边缘的沙包一按，人借掌风还存的推力再次拔起丈余，两手再划船般摆动起来，飞出几丈远，安然无恙地落地。

佛不收本以为稳操胜券，梅有刺轻功再佳也抵不住自己两掌，自己练成的黑沙掌在武林中没有几个人可敌，一个女

孩子却逃脱了，那优美的姿式简直像跳舞似的，他不由气得秃眉塌眼和尖下巴快成了一条线了。他双掌再次推出，沙滩的沙子被真力掀起，荡起漫天沙雨，黄色的沙浪一柱柱冲天而立，很是壮观。他嘴里在不停地嚷叫道：“你往哪里逃！你往哪里逃！”

梅有刺根本就没有逃，她不是不想逃，而是无处可逃。她只好将身子朝回一跃，跳进那个第一掌旋出的沙坑，躲了起来。

佛不收越是生气，越是不停地推掌，那惊人的掌力激得黄沙漫天，沙柱如墙，此起彼落。直到认为梅有刺已经埋在沙子下面，才住了手，自言自语道：“我勾不住你的魂，岂不怪哉。”

沙坑不大，因在佛不收的身后，那漫天沙浪根本就沾不到边。四周有沙壁，在平地上看不见，是个理想的隐蔽所。梅有刺知道危险没过，连大气都不敢喘，更不敢伸出头去，只用耳朵辨别情况。

她在沙坑里呆了许久，天已经黑了，浮云满天，星光迷蒙，暮色苍茫，她才敢从沙坑中爬出来。四周环望，江面平静，沙滩沉寂，确实无人，这才挺起身来，尽展轻功，顺着来时的脚印往回返。她知道江边充满险恶，可是又舍不得离开江边，因为她的文哥哥在江边，说不定此时在等她。

她怨恨文江河也好，嫉妒马兰也好，想死也好，想出家也好，但这不过都是冲动所产生的想法，她心里还是想着文江河，渴望回到文江河的身边。

江水奔流，沙滩寂然，偌大之地，只有她一个人，怎不

孤独，怎不凄凉，微风拂过，热泪涌出，她不由大声喊叫起来：“文哥哥！文哥哥！”

天已大黑，黑得昏天暗地，已无法辨认文江河和马兰呆的地方在那儿，只是顺着江边跑着，不时地俯下身去找找自已留下的脚印。

自己的脚印没了，文哥哥的影子也没见到，肯定是跟着马兰走了。去了哪里呀？为什么不等等自己？她急得哭了，晶莹的泪花，顺着粉面往下淌。

跟文哥哥在一起尽管充满了风险，可她心里很踏实，那美好的时光终生难忘。如今人已不知去向，她象丢了魂似的，好难过哟，她竟哭出了声音。

哭声惊动了两个水盗，一个叫鳖二，一个叫虾五，他们闻声而至，见是一孤身女子，长得天仙似的，起了歹心，围了上来。

鳖二满脸堆笑道：“小大姐，想男人了吧，那男人不要你了，我要你，别哭了，咱们找个小船，到江上玩玩去。”

虾五一听扯着哑嗓子叫起来了：“大妹子，还是跟我走吧，我们年纪正相当，谁也不吃亏。那鳖二老天八地的，是想占你便宜，说出天花你也不能跟他走啊。”

鳖二喘着粗气说道：“我年纪大才应该吃头一口，头一口是鲜的，小的吃第二口，这是规矩。”

虾五并不相让，说道：“你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才不让你吃头一口，到后面拣剩吧。”

梅有刺见两个家伙越说越下流，恨得咬牙切齿，正一肚气无处发泄，不由得把功力蓄到掌上，等待机会出手。她眼

睛象喷火似的，盯住这一老一少不放。

鳖二见虾五不让步，有点急了，伸手来抓梅有刺的衣服，说道：“跟我走。”

虾五不甘落后，也用手来拉胳膊说道：“跟我走。”

两个人的声音还没落下，只见梅有刺掌一推，鳖二的身子平地飞起一丈来高，落下来时，把沙滩砸个坑，人已断气。

虾五发觉不对劲，松开手要跑，但梅有刺的手掌已拍在他的天灵盖上，他的脑袋碎了，脑浆溅出好远。

梅有刺击毙了两个图谋不轨的水盗，长长出一口气，觉得轻松不少。她知道江边不可久留，不知会冒出什么样的强人，转身就走。

还没等走出两步，身子却被一个人拦住，那人厉声吼道：“你往哪里走？”

梅有刺吃了一惊，将软剑从袖中取出，正要出手，抬眼看下拦路人，心里多少轻松了，因为她认出拦路者是与自己交过手，而且是被文江河剑下留命的抚松四虎的四虎于明海。她说道：“你和这两个恶贼是同伙吗？”

于明海借着半弦明月射下的光亮，看出梅有刺的红色衣裙零乱不堪，头发蓬松，满脸泪痕，像是受了委屈，模样很是狼狈。他认出是谁了，说道：“梅姑娘误会了，在下怎能和贼寇同流同污，他们对姑娘无礼，罪该万死。”

梅有刺见于明海很是客气，没有趁火打劫之意，说道：

“我和文哥哥在江边走散了，正在找人之际被这两个死鬼缠住，并且动手动脚，正好遇见了于大侠，你能帮我找到文哥

哥吗？”

于明海见识过文江河的武功，他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所以有敬畏之心。更重要的是文江河留了他四兄弟的命，实际上是欠了情，现在有了还情的机会，岂能放过，连忙说道：“在下与三个哥哥一定设法帮你找到文公子。”

梅有刺很感动地说道：“多谢了。”

于明海把她带到一条隐藏在江边的一条不大的船上，大虎王文琦、二虎汪宝佩、三虎顾力功都很客气地迎接，并拿出酒肉接风。

梅有刺折腾了一天，已经饿得两眼发花，前腔贴后腔，尽管心事重重，想着文江河，还是大吃起来。

星斗满天，江风嗖嗖，一片漆黑，她吃着饭菜，还喝了几口酒，不但不觉香甜，反而是满嘴苦滋味，愁眉苦脸，满腹心事，又不能对只有一面之交的抚松四虎说，她不时地发出叹息之声。

王文琦是个做事谨慎，很有城府的人，心里暗自纳闷，这位梅姑娘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和文江河一伙人走散？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受雇于黑心寡妇，知道黑心寡妇为什么拦截文江河。如果让黑心寡妇知道自己收留了文江河的人，肯定要出麻烦。他惹不起黑心寡妇，更惹不起花联教，要是迁怒于他，难留活命。当然他不能把梅有刺交出去，他和其他三个人悄悄商量了半天，权衡利弊，决定下步如何办。

于明海坚持要帮助梅有刺找到文江河。

顾力功的意思连夜把人送走，梅有刺想去哪就送哪，不能留在船上，决不让黑心寡妇有一点察觉。

汪宝佩主张把人先藏起来，找到文江河再交出去。

王文琦权衡了半天利弊，觉得还是先把梅有刺安顿到花联教不易找到的地方再说，文江河的情要还，黑心寡妇不能得罪，只能脚踩两只船，见机行事。

他们守在江边可不是在玩，而是奉黑心寡妇之命在堵截文江河，看见文江河在沙滩上，他们佯装不知，夜里不巧撞上梅有刺，带来了麻烦。

他们属于地头蛇，大事干不了，小事又少不了，右左逢源是生存之宝。

王文琦来到梅有刺面前，很恭敬地说道：“梅姑娘要找文公子，我们兄弟一定尽心力而为，不过这需要时间，得专程去寻，也许一两天，也许一两个星期，还也许时间更长些，你得耐心等待。”

梅有刺吃饱了，伤心劲又涌上来，王文琦这么一说，心如刀绞，肝肠欲断，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她已经失去了文哥哥，连栖身之地都没有了，成为天涯沦落人。她充满幽怨地说道：“我能等到文哥哥吗？”

王文琦被问得怔住了，迟疑一会才说道：“这不好说，不过在下一一定设法去找。”

梅有刺整个身心都被失恋所淹没，心里只有文江河，而又知道文江河心里根本没有她，这是单相思。见不到所爱的人，吃龙肝凤髓也无味，住豪华的宫殿也不舒服，有无数金银财宝也不稀罕，满天都是太阳时，眼前也是一片漆黑，出现天大欢乐也会觉得非常痛苦。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她不知不觉地又流出眼泪。

王文琦虽是武林中人，可最承受不住女人流泪，女人一流泪就束手无措，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顾力功和汪宝佩那里会知道梅有刺心里想的什么呢，他们想问而又不便问一个女孩子的事情，只能满腹狐疑地看着，脸上露出焦急之色。

于明海年纪很轻，比梅有刺大不了多少，见谁也不说话，于是打破了沉寂，说道：“梅姑娘千万可别哭，哭坏了身子在下兄弟几个无法向文公子交待，如果走漏了风声会出现大灾难。我的意思姑娘先离开这儿，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休息，再设法找文公子。这船太小，吃住都不方便，附近又有花联教的人，还是先避避为宜。”

梅有刺一听，方知处境并不美妙，这已经给抚松四虎带来麻烦，那颗变得很脆弱的心不得不再度坚硬起来，说道：

“几位大哥的盛情我感激不尽，寻找文公子的事就不必费心了，只有一事相求。”

王文琦听说不找文江河了，顿觉轻松不少，连忙说道：“梅姑娘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尽管说好了，兄弟们虽无绝技，在抚松地面大大小小还有点路子。”

梅有刺知道是自己赌气离开文江河的，文江河肯定遇上麻烦才离开江边，官府和许多武林高手在堵截他们，他们的行踪很隐秘，很难找到，她一时改变了主意，要去老林找乌绿达报仇，父仇不报，心永远不甘，死不瞑目。她说道：“请大哥弄条小船，把我送到吉林。”

于明海有点莫名其妙地问：“你到吉林干什么？”

王文琦觉得此事好办了，只要找个去吉林的船，将她

捎去就行，很难处理的事一下子就简单了。他答应道：“在下能把你送到吉林，何时动身？”

梅有刺还是黛眉深颦，春山愁锁，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她淡淡一笑，笑里也满是忧愁，她不想回答于明海的话，可又觉得不回答不礼貌，只好说道：“我要回家看看，越快越好，现在走也行。”

王文琦一分钟也不想让梅有刺呆在这里，说道：“我们的船太破，不能远航，我给你找条船，保证一直给你送到吉林，现在就去找船。”

梅有刺和王文琦一块上了岸，朝县城内码头奔去，果然找到一条去吉林的大船，天没亮，大船就起航了。

她打算报了父仇之后，再按期和母亲见一面，然后削发为尼，远离红尘，从情网中挣脱出来，了此一生。

第三天傍晚，船到吉林，她告别船主，上了岸。

乌绿达是松花江水路的总管，权势极大，她不便公开露面，要是被乌绿达的爪牙发现就麻烦了。

她自幼在松花江边长大，常到吉林演出，很熟悉路径，在小胡同里和贫民住的地方东折西转，尽量不和行人接触，朝总管府摸去。

天已经黑了，前面出现了极高的青砖围墙，朱红的大门敞开着，门口挂着两盏宫灯，灯光很亮，可见上面写着“总管府”字样。

她认出来，这是总管府，也就是乌绿达住的地方。想到自己在这里曾险遭乌绿达那禽兽的糟蹋，仇恨之火马上燃烧起来，她真想冲进去，一剑劈了那淫魔。

她知道总管府戒备森严，护院的亲兵多是高手，那乌绿达的武功也相当了得，不能轻举妄动，要寻找下手的机会，切不可冲动。

她将身子隐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观看总管府的动静。

大墙的四周有岗哨，三五步远一个，哨兵们开始还规规矩矩地站着，也许太单调了，不大会便凑在一起，喝酒聊天，没谁认真守卫宅邸了。他们认为无人敢到总管府来将虎须，产生了松懈之意。

有两个人匆匆走进，守门的两个精壮兵丁问也未问，因为两个人都出示了银圆牌。

人进去之后身子被屏风挡住，看不见踪影了，一个兵丁说道：“这两天好象出了大事，辽阳行省不断有人来，抚松县也是连送密报。”

另一个兵丁道：“听说朝廷派来的钦差大人在抚松被杀死，江湖上各大门派的高手云集在长白山一带，有热闹好看了。”

一个兵丁说道：“这大概与松花江水路有关，要不总管怎么如此忙碌呢？”

另一个兵丁说道：“钦差大臣和武林中人都从陆路来的，与水路并没有打招呼，看样子与水路关系不大。”

这番话梅有刺听得真真切切，但她仍是一知半解，无法知道抚松县跟这总管府有什么关系？要在这里密报什么？春已度的死震动了辽阳行省，行省派人到这里干什么？难道是为捉拿杀死春已度的自己？